



民之所以德泰伯者天壤俱無窮而宣聖所稱讓國之節不與焉蓋吳之先非有聲名文物禮樂文章之都雅地蕪而卑人鄙而野文身椎結號稱荆蠻非泰伯以三讓故式臨茲邑卽當時無以列文字而通上國然則今之吳其君子出樹勲猷入譚道德而文采標表者孰貽之其小人出作入息耕鑿以時而比屋恬愉者孰貽之其匹夫匹婦懷忠慕義而以奇自見者又孰貽之是泰伯之德照耀今古於法宜祀而吳爲甚泰伯之祀於吳宜隆而

本一八
錫爲甚錫之梅里平墟有墓巋然在焉弘治間邑
侯姜公嘗以義倡民卽舊祠之旁而別剏之規制
宏拓堂廡翼然春秋享祀設道士世守以奉香火
示民報本也第有司好尚如姜公者世鮮其人以
故廟日就傾圯由弘治迄今凡百年中間雖或稍
葺而蠹不盡去朽不盡更久而牆垣簷宇莫支霜
露庭中古栢半供樵蘇乙未春道士黃道行以告
邑之善士倪君理倪君慨然捐資葺之而廟貌如
故夫以泰伯至德浸灌人心膺而區區廟食必姜
侯剏之又百年而倪君新之廟之興廢夫亦有數
存哉茲將勒石用誌歲月乃記之

泰伯至德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
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
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
與之迹而在於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惟
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
情論語之書不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

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而
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奇
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
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刼弑之禍不在其身則
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至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
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
其禍身歿之後僅十三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
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
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事可以同於伯夷故聖
人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
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
而父之志終不能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
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而去
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
蓋至於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
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泰
伯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
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泰伯

以翦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其父子之情而以全其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致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於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狡焉以窺大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覩百年未至之兆而舉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豫定而曰百年之必至於此不幾於怪誕而不經耶蓋翦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

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張子房
教四皓以輔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
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
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
及矣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
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
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見震川別集文太
冗長當是先生少
作因節
錄之

延陵吳季子論

薛應旂

旂生延陵之鄉聞父老侈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
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
則賢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
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胡
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
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
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
齊壽夢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
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

何也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况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幾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否則如泰伯之去而不返如伯邑考之早卒而承繼弗類要之不可以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以讐服吳人耳奸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據此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餘昧之立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忘者觀其乘間而發可知矣是吳之理亂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間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罪於札札其

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通於上國蓋朝聘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札雖賢夫子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乎其例於秦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而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矣

季子論

王世貞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

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
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
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
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
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
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皆目睨而齒擊蓋
未嘗一日而忘乎正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
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
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
伎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長而不之逼而札
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衄而數勝若
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猶能務德安
民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
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能
辨六代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言以
救乎彼蓋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若伯夷則不然
其爲夫差之叔父則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
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延陵吳季子論

湯尹

季子救陳之役後之人疑之曰當其時季子年且期頤矣安得猶在將師之任遂徵公羊傳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之文而謂左氏浮夸不足信夫浮夸則有之矣抑豈於事聞且見焉者而猶未核乎救陳以却楚其事偉矣元帥之名其誰掩之救陳則陳知吳之庇我者其將某也却楚則楚知吳之扼我者其將某也自姑蘇以歷上國則江漢諸邦知吳之却楚存陳者其將某也陳知之楚知之江漢諸國知之而左氏可以無實錄乎卽左氏浮夸未有隱其實而易其人者然季子期頤之齒何以樂於將卽不樂於將而何以因吳之強請遂甘爲之將吁將非伐魯伐齊也以救陳也陳非先代大舜之後乎虞公之胤舜之裔也當其觀樂於魯而見韶箛者謂舜德之蔑以加今盛德之後僅有一綫之緒而何忍其不血食乎其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一旋師而務德安民子期亦愧屈反旆之不遑矣

陳之幾亡而僅存者季子力也於好功之秋而存
退讓之志當殘民之季而存安民之仁武之善經
也何嫌其爲將也不然伐齊則不將伐魯則不將
而何獨惓惓於陳之救耶此札之賢所以不可及
也然則傳云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者何也曰
去之延陵延陵亦吳國也邑之以州來州來亦吳
所滅而有也故曰延州來季子救陳志其實也命
之聘則聘命之救則救見季子非怙然於宗國者
其不入吳國特不入吳之國都云爾雖然救陳信

季子董其役矣吳將亡而莫之諫何也不務德而
力爭獨不可以戒夫差乎噫同姓之卿非異姓比
也使季也危言直諫將與子胥共屬鏤而先其身
入江矣辱先王而攜國人之心其若之何論者謂
其不欲以其身殉鴟夷誠得其情也而况夫差日
用其民以趨於亡又值季子旣逝之後也季梁猶
在楚子寢謀燕曄尚存符秦待釁季子而在吳也
蠡種諸臣其敢抱桴鼓而進兵耶身係吳之存亡
季子誠季世之名賢也然則春秋何以貶之曰春

秋未嘗貶也吳素舉號而使札來聘則進而稱子
予之也季子不稱字而同於楚椒秦術之流者不
沒其實也既進其君不得復進其臣猶未獲與中
國等也蓋至尼父過墓而志之曰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其歎美而予之也至矣

泰伯墓碑陰記

天啓
癸亥

高攀龍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阜山阜山有泰伯墓南徐記
及聖賢墓記同其爲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爲
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

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茅榛蕪邑之人往來於此
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
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曆之季紳衿
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憇
往來之伏謁旣立石欲予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
土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泰伯至此而東
南之文明始闢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
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
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

三
江
五
湖
不
之
於
幽
巖
絕
壑
而
之
於
吾
錫
之
泱
莽
平
墟
豈
其
無
故
耶
况
乎
臨
於
平
墟
墓
於
茲
山
相
去
不
數
里
而
近
若
其
有
擇
於
茲
者
又
豈
其
無
故
耶
錫
之
士
可
思
矣
夫
文
明
者
非
文
辭
藻
績
之
工
已
也
紀
堯
者
曰
文
明
紀
舜
者
曰
文
明
則
文
明
可
思
也
堯
之
文
明
曰
親
九
族
舜
之
文
明
曰
徽
五
典
至
德
之
聖
以
天
下
讓
者
在
父
子
兄
弟
之
間
則
其
文
明
可
思
也
嗟
乎
古
之
聖
人
以
父
子
兄
弟
之
間
讓
天
下
而
不
顧
世
之
人
乃
不
免
簞
食
豆
羹
爭
於
父
子
兄
弟
之
間
而
不
恥
若
是
者
尚
可
稱
錫
之
士
而
過
梅
里
之
墟
皇
山
之
麓
乎
人
人
思
而
恥
之
而
父
父
子
子
兄
兄
弟
弟
錫
之
文
明
甲
於
天
下
矣

十字碑論

繆昌期

自
獨
孤
及
之
論
吳
季
子
謂
其
以
讓
國
生
亂
而
胡
康
侯
之
傳
春
秋
輒
從
與
其
說
以
傳
於
夫
子
書
名
之
例
後
世
治
康
侯
家
者
至
以
札
爲
戎
首
而
呻
呻
罵
之
不
置
嗟
乎
春
秋
之
世
臣
弑
君
子
弑
父
以
跳
踉
恣
睢
於
天
下
者
不
可
勝
誅
夫
子
不
惟
賊
是
讐
而
先
紬
讓
國

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說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於戲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徊留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片石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始也夫夫子何以碑季子毋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讓有泰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合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之興衰歟歷聘翩翩著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姱名也當世能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

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旣儼然南面以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餘昧以及季札立子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餘昧後也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眈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札必矣光之借札以爲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與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篡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志嚴而行權異其可取而不取也是智其可殺而

不殺也是仁其三更暴主而不見伎也以爲得老
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緇也以爲据先王
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
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於戲以弔其人
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没其志而
季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
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
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
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
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
差之亡吳而徙咎於季子夫季子辯六國之興衰
者而寧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不爲季子而已矣

至德廟記

王永積

祀泰伯於泰伯鄉梅里平墟之泰伯城蓋開國時
端委地也史記世家泰伯奔荆蠻荆蠻之徒從而
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泰伯吳越春秋泰伯當殷
之末恐中國侯王用兵以及荆蠻故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吳西北隅名曰故吳墟

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吳公子光刺
王僚卽此地宋史泰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吳地記
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名吳城內有宅舊趾及井猶
存寰宇記泰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毘
陵志在州東南四十里泰伯之宜廟非一日矣弘
治十三年邑侯姜文魁始立石表建大殿寢門奕
然規制大備載入祀典歲有司春秋致祭王文恪
纂碑記又考泰伯在邑不獨築城間嘗浚瀆歷景
雲泰伯梅里垂慶四鄉東入蠡湖長八十七里廣
一十二丈卽今所稱伯瀆是也有橋跨瀆上卽名
伯瀆橋當年開之以備旱澇一方居民始得粒食
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簡重濬之改稱孟瀆然百世
後小民有口但知百瀆不知孟瀆則又功德之在
一隅昭昭不可泯者野史氏曰泰伯以至德稱特
就一家言非就一邑言與三吳言也維吳之先文
身斷髮雜於龍蛇泰伯至始去夷卽華文章財賦
遂甲天下論功亦豈在舜禹下但當年吳楚文教
未通吾夫子故隱其功而稱之曰至德由今日論

於文武則名至德於東南實爲首功功德咸備豈獨一邑宜祀大江以南盡宜血食哉

泰伯墓碑記

本朝康熙甲寅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泰伯讓國逃而之荆無尺土之基所居成邑遂起勾吳至於今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來擅位號有天下者不可勝紀皆已不得名其故居惟句吳一彈丸地猶得名之曰泰伯之里嗚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所可

欣可羨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矣吾觀泰

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有而其所有者僅此忠孝

之性受之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

之阻則芴行與志冀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

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義而

歸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

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之

日志豈及於此哉語有之聖心如水清日明嗚呼

所以爲德之至也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

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
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
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
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子孫而修其始
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而勿怠也乃明季以
來自姜尹文魁倪君程華公允誠而後無有過而
問者小子與祚黷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
墓道之間荆榛叢之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錢法
等以告念與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
俸錢供埽除之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某月經始
畢於某月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
千三百餘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
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重建泰伯廟碑記

康熙乙丑

汪琬

閶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吳越
武肅王時始度地創制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
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
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

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問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祀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卽捐俸金若干而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涂崇焜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

修拱危垣文陛以訖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以七月之朔齋被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而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會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以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效之尚氣鬪狠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挐冠蓋文章

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旣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旣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訛婦姑相諍伯仲相閱及其甚也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歟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蒞任未朞亦旣鉏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衆皆曰善旣退公以書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併書前言以復公云云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

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內閣學士擢今官章君諱
欽文順天宛平人由江西按察使擢今官於例當
附書

重修泰伯廟碑記

康熙
丁酉

杜 詔

邑東南三十里梅里鄉舊有泰伯廟歲久日圯道
士朱文瓚呂元德年來稍事修葺至是將落成里
人蔡君鶴齡殆有力焉夫梅里爲泰伯始基地皇
山相望遺丘在焉其廟不知始於何代明弘治間
邑侯姜公文魁倡議修復規制宏敞視昔有加時
鶴齡之六世祖孚偕弟濟實董其役事在錢戶部
榮記由爰及

本朝邑侯吳公興祚復撤而新之尋以陞任去功未
竟嗚呼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若伯之手闢草
昧大啓文明千百世下之理學文章苞含孕育有
非尋常功德可同日語者今邑中前代名賢祠宇
相屬輪奐昭然顧茲讓王故墟殿寢就傾垣墉剝
落竟等諸藁祠廢廟亦可慨已譬諸一家之中伯
之肇造其始祖也唐宋以來諸賢其祖禰也爲子

孫者尊其祖禰而遂忘其祖禰所自出孝子仁人
之用心顧若此乎夫以至德之聖民且無得而稱
何有乎是廟之興廢然而風化係之矣吾鄉民風
善柔俗尚古處幸當

國家隆盛之際卽彼道家者流猶然感慕聖德倡
導里中相與庀材蹴工於百年廢墜之餘豈非禮
讓之漸被人心有久而弗替者歟當代賢公卿撫
蒞茲土奉揚

天子德教追溯三吳風化所由來赫然振興於上又
得良有司如姜吳二公者協乃心力爲之崇其廟
貌肅其觀瞻凡春秋祭饗必躬親釋奠如孔廟等
邑之士大夫及鄉人子弟咸得登降揖讓乎其間
則至德遺風優柔漸漬於不自知嗣是理學昌明
而文章蔚起烏知不更超唐宋而上之也哉茲姑
徇蔡君之請爲書以紀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
己亥

吳存禮

泰伯仲雍季子廟祭於吳吳故都也明神之遊山
川清淑吳人世世載德春秋禋祀禮也歷數千百

年甲令編紀靡有替遺廟在閭門內徙自吳越錢氏時故漢唐豐碑缺焉宋元以降鐫起零落或傳疑少實嘗撫而考之泰伯仲雍舊爲一廟在姑蘇臺而季子別有廟廟廢於明洪武間俱有証引不誣也漢任延爲會稽都尉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唐狄仁傑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祠陳張正見有行經季子廟詩意不及泰伯蓋泰伯季子本非一廟亦不合享也唐大曆十四年蕭定改修季子祠稱泰伯廟在於蘇臺而制

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必也正名於是乎在蓋當時兩祠不相屬俗工繪塑取東向不背始祖之意故改而正之定位南面明林庭棊謂刺史蕭定撤置東廡者謬也自宋淳祐十二年提刑潘凱葺泰伯廟撤廡下土妖木魅之非類者像仲雍季子侑而始合爲一矣唐皮日休泰伯廟詩有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之句泰伯仲雍並祠不疑季子雖侑泰伯其專廟自在歷元百年屹然並峙洪武初謝應芳兵後過季子祠詩云延

陵采地荒榛棘延陵遺廟成瓦礫祠堂之毀還可
屋禮讓風衰較難復蓋是時始廢也泰伯廟三像
並設有司祭享便之季子之廟遂一廢不修而吳
郡新志且迷忘其處所矣泰伯封號漢唐無徵按
宋孝宗乾道改元沈度碑載徽宗崇寧元年守臣
吳伯舉請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碑完字整未有
封王之文史乘國記漫無依據逮明嘉靖間饒天
民碑稱吳伯舉奏請進爵爲王制書果行豈有事
近數十年而不知反待饒氏之表章耶殆守臣有
請故老相傳自王之耳後之作者亦鹵莽未有以
正之然而泰伯不有天下來遜蠻荒王者之爵不
爲重至德之號不爲輕况古爵極於公侯而止後
世僭濫始有王封明太祖御製文字號吳泰伯之
神非靳高爵全讓德也仲雍君吳是爲吳仲雍其
後乃封於虞不得別之以虞也季子合享有年姑
仍其舊存禮蒙

恩持使者節惟是宣

上德以化民不爭自蒞茲土謁拜祠下椽落棟折薦

裸與俯不中儀式喟然興歎俗吏奉行故事而未
達

國家事神教人之微旨也遂因故址廓而新之始
鳩工於康熙五十八年之春落成於其秋九月長
垣修廡洞深高明丹堊旣施盼鑿如在存禮幸忝
國姓之胄然揭虔妥靈特巡撫使之職耳其於尊
祖報本之義非敢附會也自漢永興二年郡守糜
豹創建以迄於今千有餘載矣雖或遷徙離合而
旣廢必修將衰更盛豈非至德感人之深哉泰伯
廟百世之祀也恐苔篆剝蝕歲久益無所考遂辨
証列叙之書於石以詔來者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
辛丑

汪士鋐

讓美德也一家之中讓產讓金猶或見稱於人况
於天下乎孔子美泰伯爲至德謂三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其時周尚未有天下也夫子推其心
表其跡而曰以天下讓所以教天下之讓也而俗
之媮也父子兄弟之間往往反唇戟掌於一錢甚
者子懟其父弟怨其兄錐刀之末利盡錙銖沿襲

既久莫知變革是在興仁與讓之君子鼓舞振起而作新之也吾邑舊有泰伯廟在城閭門唐時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故泰伯廟至今在吳中康熙甲子巡撫湯公先生撤上方山淫祠廢材重修斯廟書三讓無稱四大字榜之廟門今都御史吳公建節於此人和政興乃復作而新之又以吳氏子孫系出泰伯爲堂以合族使民相習於禮讓無以借父耰鋤而有德色無以斗粟尺布而致鬩牆釋惡而遷善因俗以成化使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可不謂美乎余以公之斯舉爲能教吳之讓也故表其大者書之

梅里志卷四

里人蔡名烜校刊

烜家世居梅里自高曾以來嘗葺泰伯廟至吾祖景鴻公復大加修治工既落成以梅里為泰伯所都不可無志命烜輯之因購得十峰錢氏本其所纂城郭道里及歷代褒崇祀典止節錄碑記遺文語焉未詳又得鴻岳浦氏皇山古蹟一卷記載山林景物間有可采日與同

學李天根尋故都遺址約其疆域遠近
溯其山川脈絡識其村鎮橋梁考之史
傳證之乘志紀其大畧請趙文岐繪圖
卷首截之篋笥未敢云志也大中丞三
韓吳公實泰伯遺胄巡撫三吳懼祖德
之弗彰也思有以闡揚之迺囑編修者
菴先生訪求故迹索烜藁去公手加編

次踰年書成烜受而讀之見其序次有
規編輯有體述事簡覈鑄詞雅馴誠足
考鏡前徽昭示後禩大非烜等淺見渺
聞者所可笑及矣公猶不自滿假復囑
太史雲川先生訂定之吳太守芥亭公
按勘之然後付之刷氏命烜董成之嗚
呼著述之難如此夫以公之宏才博學

猶必經數人之手始有定本如烜之鄙
陋因循荏苒宜無以成吾祖之志也今
觀厥成不有厚幸耶十峰錢氏名肅潤
鴻岳浦氏名光騰邑諸生趙文岐名弘
基李天根名大本布衣皆里人也志無
凡例故牽率書之里人蔡名烜謹識



